

一声尖叫后，羿小羽想起了车祸那天的情景



情感天空

孟嘉伟到银行兴师问罪

孟嘉伟一路打听着终于找到了这个位于金融街的支行,他停好车,来到营业大厅,掏出手机询问工作人员:请问,这条信息是不是你们这里发的?

工作人员拿过看了看说:是的,先生你补交利息到东边那个柜台。

我根本没在你们这里贷款,你们凭什么给我发这种短信?谁是你们领导?给我找来!

工作人员安抚他:您先别着急好吗?我打个电话帮您联系一下。

孟嘉伟压住火等待着。

工作人员打完电话走了过来,先生,我带您上楼找他们吧,您这种情况他们说还没有遇到过,他们答应马上解决。跟着工作人员走上了三楼,资产保全部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接待了孟嘉伟。

我刚才查了,我们电脑里确实没有您的数据,而且,您手机的短信不是我们直接发的,而是一个客户把我们发给他的信息恶意转移到您的手机上。

孟嘉伟仔细一看,果然上面有转移呼人字样,还有一串自己没注意到的电话号码,只和自己的手机号码相差了一位数字。

他凭什么把短信转移到我手机上?

小伙子赶紧解释,这种人既然敢坑银行的贷款,您说他什么事做不出来?我想他肯定是因为您的号码和他的接近,随意转呼的,我们这个系统开通起来还真没遇到您这种情况呢,我们所有的电话号码都是和本人印证后输入的,和姓名都对着的,不可能也不会出现发错对象的事情!

照你这么说,你们没一点责任了?

按道理我们是没有责任,您应该我把短信转移到您手机上的人,这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,和我们无关。

哼!你推得倒干净,把我当傻瓜啊?我告诉你:你今天不把你们领导找来,我就走,你们不但要给我恢复名誉,还要赔我损失!

孟嘉伟索性绕过写字台坐在了显然是这个办公室主人的位置上。

羿小羽一个电话打发了孟嘉伟

早晨一上班,羿小羽简单询问了助手系统工作情况,叮嘱了几句,见没什么事情就吩咐司机和自己出去一趟。车出了单位,她吩咐司机直接奔了驾校,她要去报名利用双休日学习开车。

一路上,羿小羽和司机探讨着开车的技巧,到了驾校,羿小羽填好表,交了学费,安排了课程,回来的路上,羿小羽要司机带她找个地方先练习练习,驾校学员多,上车的时间有限,她想私下先学着,到时候省点事。

司机把羿小羽带到了郊区一块闲置的空地上,一招一式地教起她来。踩离合,挂挡,加油门,看方向,羿小羽在司机的指点下,将车子开动了起来,紧张、慌乱夹杂着刺激,正学在兴头上,忽然包里的手机响了,司机吩咐羿小羽踩刹车,羿小羽没反应过来,一脚踩在了油门上,车子猛地向前一冲,羿小羽吓得惊叫一声,慌乱中羿小羽又一脚踩住刹车,刹车太急,惯性让羿小羽的头猛地撞在了前挡风玻璃上,这一撞,羿小羽感觉头痛欲裂,好像无数只钢针一齐扎进大脑的中心,她双手紧紧捂住脑

袋,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。不行,我送您去医院看看吧?您脑子受过伤,千万别有什么事!司机惊慌地说。

羿小羽摆摆手,慢慢走下车来,她的头上鼓起一个大包,她让司机帮她拿过电话,羿小羽看见未接电话显示是助手的号码,忍不住把电话拨回去,什么事?

助手在那头告诉她情况。羿小羽说:先停止短信追呼,告诉那个姓孟的,今天先让他回去,月底把他的话费单拿来我们给他报销。

助手答应了。羿小羽坐回副驾驶座位,吩咐司机回去。不一会儿,助手又打来电话说:我刚才把您的意思跟孟嘉伟说了,他不干,说什么光赔他那点电话费不行,诬赖咱们揽了他一笔业务,让咱们给他恢复名誉,赔偿损失。

哼!我们怎么竟然和这些人打交道啊?不是欺诈就是讹诈,你把电话交给他们,我和他说。羿小羽一只手捂住头上的包,耐住性子吩咐助手。

孟嘉伟接过电话,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客气而冷淡的声音:喂,你好,我是资产保全科羿小羽,刚才我的助手已经把您的情况告诉我了,首先,我向您表示歉意,我已经安排人通知恶意转呼你的客户了,并且暂时停止了我们的追呼业务,对于给您造成的相关损失,请你提供有关证明,我们会妥善处理的,你看这样行吗?

孟嘉伟生气地说:你们让我丢了一笔几千万元的业务,你们想这么简单就把我打发了,没门!

孟先生,你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吗?请你提供相关证明,我们会妥善处理的,不能你怎么说就怎么是,如果你不相信我们,也

可以采取法律程序,谁该负什么责任孟先生想必也懂些法律。但是,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坐下来谈,我今天正好回不去,如果你方便的话,明天可以到我办公室找我,怎么样?

羿小羽心底陡然升起对季帆的厌恶

司机带羿小羽回市里的路上,途经城乡接合部,交通状况明显混乱,行驶到一个拐弯处,一辆卡车逆行超车疾驶而来,司机迅速避让,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羿小羽忽然惊恐地尖叫起来:一瞬间那个清晨车祸的惨状全部出现在她的眼前,她和季帆争抢手机,迎面而来的卡车,同样惊恐地尖叫,慌乱地躲避,猛烈地撞击,飞溅的玻璃和鲜血……

司机赶紧把车子停在路边。司机下车,走过去打开车门,扶下虚弱、惊魂未定的羿小羽坐进后车座。羿小羽将身体慢慢躺倒在座位上,按住还在狂跳的心:我不去单位了,您送我回家吧。

司机发动车子,说:您可能是以前出过车祸紧张,我开这么多年车了,遇见这样的状况是常事。羿小羽没有吱声。车子在市区拥挤的车流里行驶、穿梭,羿小羽蜷缩在后车座上,看上去是那么无助。

早晨,季帆把女儿送到幼儿园,就开车直接奔了《都市文学》编辑部,找到了做副主编的老同学葛霖,把经过自己修改过的奚雅的稿子交给了他。季帆又简单地和葛霖叙说了他和奚雅相识的过程。

是吗?这么说我还是罪魁祸首呢,没有我介绍你去参加那个座谈会,就没有那场车祸,没有那场车祸,你们根本就不认识,对吧?葛霖问。

还真是那么回事,你呀,赶紧立功赎罪吧。季帆开玩笑。

放心,老同学,只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,我下期就给她上。

这还像个副主编的样子,别一天到晚看人总是色眼迷瞪的,哪天让你燕揪住你小辫子,我看你就老实了。

我和于燕离了。

离了?开玩笑吧?你们不是挺爱情的吗?

唉,一言难尽。

葛霖的遭遇让季帆感慨万千,进家门的时候还长叹了口气,低头换鞋的时候,发现羿小羽的鞋子在旁边。季帆走进卧室,羿小羽躺在床上,闭着眼睛,一动也不动。季帆坐在床边,眼里满是关切:怎么了?不舒服?

没有,有点累,我想睡会儿。声音干涩。

季帆伏下身,手放在羿小羽的额头上,手感不对,惊讶地跳起来:你头上怎么鼓了个包?

走路没看道儿,磕门框上了。

挺大的人走路不这么不小心?季帆起身,去卫生间放热水,回来把热毛巾敷在妻子的额头上,疼吗?

羿小羽嫌恶地拿开季帆的手:不疼,你忙你的吧。

行,我去准备饭,你躺着吧。季帆以为妻子疼痛懒得说话。

季帆走到客厅更衣,自说自话:我刚从葛霖那儿回来,你猜怎么着?他和于燕居然离婚了!你说,完全是家庭琐事,说离就离了,一点儿都不念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!

季帆走进厨房,系上围裙。

羿小羽漠然的目光,她好像又看见了车祸的瞬间,季帆奋力扭动方向盘,闪过了自己,却把她闪到卡车的正面,她慢慢地闭紧眼睛,泪水滚落出来。

李锦星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大学教授季帆自认是个成功男人,他的妻子羿小羽则时刻有种危机感,因接了别人打给丈夫的一个无声电话,心生嫉妒,行为过激,致使车祸发生。两车相撞,季帆几乎没有受伤,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妻子却严重受伤,昏迷四天四夜,并因此做了整容手术。容貌的改变让羿小羽的事业有了新的拓展。于是,丈夫和妻子的位置发生了颠倒……

[上期回顾]

羿小羽的工作开展得异常顺利,她回家也越来越晚了。这天晚上,羿小羽睡下后,季帆上了网,看到了奚雅以前发给他的祝福邮件,感动之余,他决定好好帮助这个热爱文学的女人。孟嘉伟雄心勃勃准备和外商谈判,让他意外的是,因为一条错发的追债短信,外商对他不再信任,临时取消谈判。

老鼠要求和崔海燕搭车一起越狱

刑侦小说



联系丁老板

内勤看墙壁上的挂钟,说时间到了。

崔海燕要求筱竹打理公司之余,帮他联系一个人,而这个人是他的挚友。“让他来接见我一次。”

“你都坐牢了,他还会看你?”

“现在的人很现实,但是他应该会来的!”

为了和这个人联系,崔海燕秘密用筱竹给他的钱从工人甲那里用高价买了一部手机。

丁老板接到崔海燕的电话,吃惊不小。“谁的手机?”

“我自己的。”

“你不是关在监狱里吗?”

“是关在大牢里,手机是私藏的。”

丁老板说他接到筱竹信,一时没来得及探望老朋友,请谅解。崔海燕说现在有手机直接联络,不用劳烦你跑那么远的路了。他要求丁老板为他提供一套证件:护照、驾驶证、身份证件。当然,这些都是伪造的。

认识丁老板是在下海前半年。恰巧撞上杀手追杀丁老板,在鬼门关前救下丁老板一条命。因此,崔海燕对丁老板有救命之恩。丁老板曾经承诺:“只要有用得着我丁某的地方,我丁某粉身碎骨也要报答你崔警官的恩情。”

崔海燕又给筱竹打电话,让她到他的别墅找出在警队时使用的警服及警用标志。筱竹不明白。崔海燕只说让她找出来,准备留用。筱竹说:你自己用?是不是要越狱?崔海燕却说:“让你准备,没说我自己用。越狱一词不可随便乱说!你给我准备秋季和冬季两套警服。保外工作继续,多找点人。”

第三个电话,崔海燕是打给

国外的太太。太太早知道他与筱竹的关系。太太说:“筱竹和你好,不排除你有个人魅力,但我倾向于她是冲着你钞票来的。有一句话:太太是忠犬狗;情人是势利猫。你已经失去自由,短时间内出不了狱,她凭什么死心塌地地为你卖命死守着你?”崔海燕沉默。太太说:你一旦答应变卖公司,我回国处理。崔海燕说她考虑一下。

太太的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,崔海燕立刻给丁老板打电话,请他暗地了解公司实际运营状况,特别是今年的财务状况。

这些日子下来,断断续续回忆案件发生的整个过程,崔海燕不再是怀疑,而是深信有人在陷害他。背后黑手是商业竞争对手还是以前做警察时结下的冤家,他心里仍是一团乱麻。至于身边的红颜筱竹,他始终认为她是一条忠实的狗,即使如太太所言是一只势利猫,即便如太太所言是一只势利猫,至少他还有足够的甜食让筱竹死心塌地地跟着旧主。

这些电话都是在调度室或在厕所或在车间旮旯里打的,崔海燕自以为隐秘无人知晓;孰料,老鼠一句话让崔海燕魂飞魄散。

“不错。”老鼠不躲不闪迎着崔海燕的目光。“一人势单力孤,再说了,一个好汉还要三个帮呢!”老鼠观望周围后继续说道,“我在外吃香的喝辣的自由惯了,在大牢里我难捱十年,我早就想跑了。一直寻找逃跑的机会。发现你也有逃跑嫌疑,确信你是在策划越狱,所以我合计,咱们不如一起逃跑。”

崔海燕开始不相信,但一连几天,崔海燕发现老鼠没有揭发他用手机,他的手机仍是躺在原来隐蔽之所,终于将一直吊到嗓子眼的心放下。

当老鼠再次询问时,崔海燕站在窗户边,问老鼠逃跑方案。老鼠想从围墙入手,围墙虽然高,但有二层楼房,有它做基础,高度不成问题;电网有电,也没问题,找一块绝缘胶皮或者棉被罩在电网上;探头在电网下,就从上面通;哨兵?那是瞎子,哨兵警惕性不咋的,气候或热或冷,都躲到岗楼里去了,哪有心思监视围墙?如果像以前,加班,晚上越狱更方便。

“车间会加晚班?”乖乖,真人不露相,老鼠考虑得比我还周详。崔海燕认同老鼠晚上越狱更便利的观点。

“现在可能是天热的缘故,任务又不太重,在你下车间前,暂时取消了加班。天凉快后,加班天天有。”老鼠接着介绍他的越狱计划,“崔总你说飞过电网是说笑话,但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,不妨展开想,如果用弹簧将人像导弹一样弹射出去,结果会怎么样?”

“人像子弹飞出去,可问题是你能出去,还能活着落地?”

“如果里应外合,有人事先放一块气垫是最理想最安全的了。”这个奇妙点子引起崔海燕共鸣:找丁老板的人接应越狱。

崔海燕打电话给丁老板问护照的事情,丁老板说:我正要找你呢,护照的事情已经差不多了。但崔海燕的公司有麻烦,丁老板说根据调查结果,贵公司经营状况每况愈下,似乎有转移资金的迹象。有一笔三百万巨额资金流向北京,资金用途不明。丁

老板提醒崔海燕做好心理准备。

崔海燕问:最坏的结果是什么?“公司名存实亡。”丁老板不客气地回答。

信赖的秘书和心仪的情人筱竹背叛了他,他的牙齿磨得直响,恨不得立刻越狱将筱竹锉骨扬灰以解心头之恨。莫非当初陷害他人狱之后,将旧主置于死地才能独享成果,所以她谋划了投他人狱的阴谋。怀疑和愤怒,所有这些,他只能放在内心,惟有等他出去之后一切才会真相大白。他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制定缜密的越狱计划。

因为是中秋之夜,犯人像鸭子一样都将脖子伸得老高地看晚会,与晚会热烈的气氛同拍。崔海燕却发现大脚的情绪始终没有高涨起来。大脚还没从家的阴影里走出来:老婆被打跑了,自己进了大牢,父亲病倒了,儿子孤苦伶仃地等待救援。这日子难捱无比!

等晚会结束,崔海燕拉住还在郁闷的大脚。大脚说指导员将在民警中募捐帮助他解决燃眉之急,同时将向当地政府发函,请求政府送温暖。

崔海燕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呀!政府有人情味,值得为它努力改造。

“我是该感谢政府!”大脚说这话的时候,崔海燕从他的眼里读出了仇恨……

利用弹射器越过围墙不失为切实可行的越狱方案。崔海燕兴奋之余,突然担忧起来:我可以指出坐标,而策应老鼠之人拥有比照坐标的技能?一旦气垫位置摆放有偏差,犹如沙袋弹出去的肉体砸地非死即伤。他让老鼠和他的接应人联络核实。

[上期回顾]

在套大脚如何出境的对话中,大脚怀疑崔海燕要逃跑,不过崔海燕让秘书筱竹给大脚儿子汇了学费,博取了大脚的信任。筱竹是崔海燕的红颜知己,崔海燕入狱后都是她在打理公司,崔海燕很满意。崔海燕在狱中思考着各种提早出狱的方法,除了越围墙和钻窖井,他发现让筱竹公关教导员,寻求保外就医也不失为一个办法。

4